

# 母無蹤非婚生無戶籍 工聯擬兩會提案助赴港

自上世紀70年代末內地實施改革開放，港人蜂擁北上開廠、工作的同時，也連帶產生不少「包二奶」、「養小三」的家庭問題，更衍生出一大批「無戶口」、「無身份」的港人內地非婚生「黑孩」。據記者獲悉的一份非官方數據統計顯示，內地有近5萬名港人的私生子，其中，有近萬名由於生母失蹤或者各類證明材料不全而無法登記內地戶口，也因此無法申請赴港定居。他們大多蟄居珠三角地區，其中以深圳、東莞、廣州居多。

這些「黑孩」因沒有內地戶籍，不僅難以接受正規教育，甚至因為生活貧苦而淪落街頭流浪。香港工聯會工作人員表示，工聯會正收集有關的個案和調研材料，準備於即將舉行的全國「兩會」上提案，希望內地出台特別法案，取消「港人非婚生子女入內地戶口方能申請赴港定居」的限制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

# 近萬黑港孩

# 流落珠三角



穗港及分屬家庭輔導中心負責人梁秋莎，已接到多個港人私生子問題的求助。

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



為數不少的港人在內地非婚生子女變成黑孩子，皆為包三奶惹的禍。圖為深圳三奶村。



不少在內地生有私生子的港人，為小孩戶籍教育等問題疲於奔命。圖為梁伯帶着賢仔向工聯會求助。

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

# 港翁羊城爺孫戀 七旬照顧10歲兒

今年70歲的港人梁先生有一雙兒女，舍餘弄孫已多年。不過，在廣州他還有一個10歲的兒子，是當年與一位打工妹所生。15年前清明節，梁伯在廣州拜山時，在酒樓認識了20歲的女服務員雅美。一來二往，兩人熟識，得知對方經歷坎坷，梁伯容她留在花都的祖屋居住。雅美嘴巴乖巧，主動提出照顧梁伯的生活。徵得對方父母同意，梁伯和雅美住在一起，並常到廣州看她。

有苦自知

## 酒樓識靚女 同居誕麟兒

2001年，雅美誕下一名男嬰賢仔。據梁伯介紹，雅美的心思並沒有放在養育小孩上，相反，她先後交了幾個男朋友，經常不在家。「有一次，他把賢仔鎖在家，一個人外出。賢仔一天沒吃到東西，第二天就病倒。」因賢仔與生母並無多少感情，考慮到雅美生活不檢點，梁先生給了雅美幾萬元後，雙方和平分手，梁先生常往廣州照顧賢仔。不過，當他意識到賢仔的戶口問題時，再找雅美，對方已無任何消息。

## 生母不檢點 丟下三無兒

由於沒有戶籍，賢仔從3歲開始，一直在私立寄宿學校讀書，每學年需要各種費用2萬多元。梁先生在香港每月退休金只有4,000多元，不夠花時便靠在港子女資助。他說，自己年齡大了，賢仔上學也沒有學籍，一直想把賢仔帶回香港生活，但因戶口限制，賢仔無法出境。多年來，他多次向政府部門求助，但都沒有回音。今年8月底，在廣州市領導大接訪時，他再去求市領導。「等了好久才堵住曹副市長，他稱會讓秘書找相關部門。」幾個月過去了，一直沒有消息。他說，他知道沒有政策，這種事很難辦。所以，只能盼望國家針對他們這個群體，放寬政策限制。

## 老翁求市長 翹首無消息

梁先生年歲已高，為了照顧賢仔，他一直在廣州生活。身患心臟病等多種病症的他，只有看病時才回來香港。

# 工聯會冀出台特別政策

小淵和賢仔的個案只是冰山一角。早前亦有傳媒報道了17歲香港少女黃日恆遭父母遺棄，無錢醫病無學可上，與75歲好心婆鄧姨相依為命的辛酸故事。而黃日恆也是梁秋莎的幫扶個案，在她的努力和呼籲下，社會普遍關注，並捐錢捐物。這已經是最大限度地幫助到她。「看病有了錢了，生活可能一時無憂，但她仍沒有戶口，還是難以升學。」梁秋莎說，黃日恆的內地母親如今已入得香港籍，黃的父親也已組建新家庭，但兩人都拒絕接觸這個女兒。



港少女黃日恆，與無親無故的鄧阿姨相依為命。

## 呼籲港人代 人大要政策

王麗娟坦言，要解決港裔「黑孩」的一系列問題，必須從政策上着手。「我多次跑過民政局和公安局，沒有政策，他們也愛莫能助。政策不改變，這些人的命運根本無法解決。」她介紹，經與同事交流，他們初步達成一個想法：通過港區人大代表向國家要政策。事實上，工聯會二副會長、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國健曾呼籲解決內地涉港「黑孩」問題，3年過去了，並未有實質進展。王麗娟說，要解決這個問題，需要集體的力量的。她解釋，香港工聯會可作為中間方，聯絡眾港區全國人大代表，共同調研和商議此事，並形成提案，呈交全國人大。

## 主角不啟口 避諱更難辦

「只要能收集到足夠多的個案和調研材料，明年的全國『兩會』便可提交相關提案。」王麗娟說。不過，她也承認存在一定困難，「他們多數生活在社會的暗角，其中很多人更不願意講述自己的故事，覺得不光彩。」

52歲的港人余東明(化名)，對自己17年前的一個決定後悔不已。當年，他在廣州火車站送朋友上火車時，邂逅了一位因躲避家暴流落廣州的女孩阿麗，也因此給他以後的人生，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煩惱。

## 港漢兩段情 留下無盡悔

余東明自小家境不好，15歲做替身演員時，不幸摔斷腿致終身殘疾。1982年他北上內地謀生，憑著一手廚藝在廣州東山區開了一家大排檔。1994年，阿麗走進了他的生活，不久之後他們非婚生下兒子小淵。如果余東明知道阿麗之後會變得嗜賭如命，甚至讓兒子小淵淪落街頭，那麼他寧願不要當年中年得子的興奮。

在此之前，余東明還有一段感情，與一個北京女子非婚生下一個兒子。但此段感情不了了之，小孩跟著母親到了北京，花了33萬元辦了北京戶口。余東明的生意亦從此一落千丈，而阿麗好吃懶做的習性慢慢顯現出來，賭博輸錢更令家財耗盡。待2000年小淵出生時，他身上所有的現金不足1,000元。為省2,000多元的住院費，余東明花400元請了當地一位接生婆。由於生活日漸窘迫，只能同甘共苦的阿麗，在2002年的一天，拋下他們父子倆隱身人海，從此杳無音信。

## 當爹又當媽 窘迫子輟學

既當爹又當媽的余東明，獨自帶著兒子生活了3年之後，實在無法堅持下去。因為兒子小淵到了上學的年齡，卻無法註冊廣州戶口，所以無法帶兒子一起赴港生活。於是，余東明決定到阿麗的湖北老家去找她，希望通過她為小淵登記當地戶口，然後再赴港定居。無奈當年交往時，只知道阿麗是湖北宜昌人，沒有具體住址。儘管他多次在武漢和宜昌兩地奔波找尋，仍然一無所獲。2006年，小淵到了上學年齡，余東明只好花800元高價，讓他在番禺東涌第二小學臨時就讀。可是，在內地沒有戶口便沒有學籍，小淵成為班上唯一一個沒有學號的學生。之後由於生活艱難，捉襟見肘，無法繳納學費，小淵上學不到兩年，便輟學了。

## 不幸接踵來 淪落穗街頭

「爸爸，我想上學，在家很悶。」這是輟學後小淵對爸爸說得最多的話。有一次，年幼的小淵卻很認真地對一籌莫展的爸爸說：「我們吃飯都沒錢，我不上學了，我們先吃飽飯。」一句話，讓余東明潸然淚下。

不幸接踵而來，因為交不起房租，父子倆被房東趕出了住處。2009年初，走投無路父子倆開始在廣州四處流浪，余東明靠在街頭給人畫畫掙一點生活費，天橋下、珠江邊到處都有他們流浪的足跡。考慮到這樣不利於小淵的成長，4個月之後，實在沒辦法，余東明想到了廣州市救助站，在派出所警員的幫助下，父子倆進駐了救助站。然而，裡面的生活條件並不好，也無任何自由可言。半年後，余東明不得已回香港申請綜援，把小淵暫時寄養在蘿崗區兒童救助中心。所幸，余東明成功申請到綜援，每個月能領到2,000多元港幣。

## 子進救助站 父親苦掙扎

有兩個日期，余東明永遠也不會忘記：2009年12月11日，小淵進救助中心；2010年8月5日，他把小淵從救助中心接出

來。這期間的辛酸和掙扎，余東明再不願提起。此後，余東明再在番禺租一個單間，因接受綜援有出境限制，父子倆見面的機會極為有限。每個月，余東明自己留1,000元港幣給自己，剩下的1,000元多寄給小淵。小淵無法上學，余東明參照學校的用書標準，給他買教科書，自己手把手教他。更多的時間，小淵會一個人安安靜靜地在房間自學。

小淵也漸漸學會了獨立，從救助中心出來之後，他學會了自己買菜和做飯，悶的時候，就出去逛逛。不過，除了買菜，小淵出去逛的時間並不多，「經常有附近的阿姨問我『爸爸媽媽呢』、『怎麼沒去上學』。」小淵說，他怕別人問他這些。除了心疼小淵一個人生活，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的余東明更憂心小孩的教育。他會經常和小淵探討學習上的問題，兩個人分開時，他就發短信、打電話和兒子交流學習問題。

## 現最大願望 接兒回香港

余東明說，現在他最大的願望，就是能夠接兒子回香港。小孩沒有內地戶口，就無法申請到香港，這一點，他十分不理解。「我今年52歲，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，我無所謂。但我小孩才11歲，他是不是中國人？都說有教無類，為什麼沒錢沒戶口就不能上學？」面對這一連串的反問，記者一時無以應對。

為了孩子的戶口和教育問題，余東明找到穗港及分屬家庭輔導中心負責人梁秋莎。對於他的遭遇，同為港人的梁秋莎十分同情。為了余東明的事情，梁秋莎跑遍了廣州民政、公安多級部門，但都無能為力。事實上，余東明並不是第一個向她求助的港人，這些年來，已經接收到多少這樣的個案，她已經記不清了。這些孩子的父親，多數經濟狀況並不好，有時候甚至自顧不暇。「他們最大的心願是赴港定居，但根據內地法律，入港籍第一步必須先有內地戶口，這些小孩全沒有。」梁秋莎說，有這個政策，再有同情心的政府部門，也辦不了這個事情。

余東明的兒子尚「困」在內地，面對諸多困難，深感有心無力。

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



工聯會駐穗諮詢服務中心接到很多「黑孩」求助個案，但苦於無政策可依，亦感無能為力。

呼籲正視

# 長居暗角無親情 心理障礙性格怪

記者了解到，這些「黑孩」由於長期以「地下」的身份生活，缺乏親情，沒有與人交流的環境，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心理和性格上的問題。

## 深覺不公 滋生仇恨

小淵曾流浪廣州街頭4個月，進過救助站，長期

的成長。」梁先生說。

對於生活環境對「黑孩」的影響，香港工聯會廣州諮詢服務中心負責人王麗娟尤為擔心。她說，不僅為他們擔心，也為社會擔心。「這些孩子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心理障礙，極度自卑，社會對他們不公，很容易令他們滋生仇恨心理。」她無不憂心地表示，問題沒有解決，待這些小孩長大成人，沒有身份沒有生活來源，很容易走上歧途。